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之九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六

重刊戴九靈先生集序

食毛踐土荷國家休養生息之恩委贄之外不知其他此天之經也儒官居賔師之位講道論德靖恭自獻倡率生徒勉爲忠藎又聖賢之家法也當元末季浦江戴叔能先生得柳文肅黄文獻吳文貞三先生之傳推求性命之旨約六經以爲文清明剛大之氣騰躍於行間字裏俗所尚者不宗俗所云者不以道也甫弱冠起爲

月泉書院山長以直學試肅政府歷學正儒學提舉終身不離儒官崎嶇吳越之間間由海道泛黑水至登萊羈棲阨塞卒不一挫其志學益粹詩文益高邁明太祖定鼎金陵召至欲授以官以老病固辭忤旨或云自裁於寓舍或云瘐死於囹圄此公成仁取義之實事也宋濂潛溪亦出柳黃吳三先生之門與公投契最密濂修元史宜入忠義與儒學兩傳中而史無之葢元史先成公卒在洪武十六年無從追錄非史之疎而濂之恝也裔孫殿江等搜葺遺文將謀剞劂先撰年譜以公詩文證公閱歷史言明祖初定金華與胡翰等十二人會食

省中明年用公爲學正與宋濂葉儀輩訓諸生諸人有辭者而公留居郡庠譜以爲明祖初起未嘗顯絕於元公棲遲桑梓晦迹觀時非貪其祿也張士誠降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斯時士誠爲太尉而居侯服薦公而公就之承元命也公之心迹行事如青天白日曉然昭著於天下肯事異姓以苟全性命於亂世哉余生後公五百年私淑諸人獲與校公遺集因論公出處之大節以弁其端學之深博文之醇茂有目者能辨之不復述也

林餘齋先生存藁序

吾師餘齋先生稱詩於海內者踰四十年推排入世壇坫衰落乃巋然如靈光之獨存迹其所歷之官不足以稱其志氣而久歷風塵道力愈充發爲詩歌屢變屢上恢廓自信參一代之風雅而不疑客歲奉大中丞命採木入閩道過里門太夫人垂白猶健飯提挈羣季拜堂下問起居歡洽累日夕事竣而還得詩百篇駿伏而誦之喟然歎吾師之遭際校古人爲獨優也小雅之言行役者凡二四牡之詩曰周道倭遲北山之詩曰從事獨賢以今方古是則然矣然一則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一則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憂思詠歎不能自已公義之與私情不可兼顧也如此吾師執虎節以入山服錦衣而歸里南陔可循北堂無恙以視小雅之材不旣多乎駿侍函丈久相提其大者而論則勞臣之職純孝之思斯編於是乎在若夫風骨之遒上意義之溫厚鎔式經誥俯仰絕俗海內稱詩者類能言之不復述焉

梁谿父詩序

昔殷文奎標集曰鏤冰郃堯夫名詩曰擊壤尋其命意自署謙辭綜厥指歸頗爲實錄葢文質參和而雅道與焉傖荒谿俚非質也篠驂虬尸非文也有淵淵之清響有渢渢之雅音詩乃可與言也吾友菽林薌林傳詩於其尊人谿父先生先生摒滌自傲遺榮而不滑於天和與其族之二三黃髮莊矜老帶脩花樹之宗會情往與來理出於韻篇無足曲詞寡累句不雕斲以傷巧不率臆以逞辭其於五聲七始之際深矣其於四深二廢四離之旨備矣彬彬乎其文且質也與夫老泉三詩附東

坡以傳伐檀一集因涪翁以著東皐數章得石屏以不朽後嗣也才將上掩先烈焉先生乃以過庭之雅言著門內之風教鶡雛鸃子方竊毛羽以黼黻　聖時而先生且放浪於水淪風漪之鄉自比於蘆人猷子此可以徵其所詣也巳

梁谿父桐乳齋詩集序

錢塘梁先生谿父生平所爲詩不下數千首擇其可傳者以示予曰詩之教廣矣海內之稱詩者衆矣鋪陳終始排比聲偶錯采鏤金凌顏轢謝予病未能也秉孤澹之操標冲融之旨澄心渺慮優柔平中固嘗有志焉惜乎年運之既往而力之不克以赴也予誦而卒業竊嘗綜括其概而論敘之曰先生之詩與世俗殊往往與道合世俗之詩塗澤以矜富剽竊以弋奇摹擬以爲高岸假優孟之衣冠失壽陵之故步公家之言充塞宇宙先生無是也迹其率臆而言稱心而出寧質毋侈寧樸率

而毋華巧樂天之諷諭閒適少陵之憂時憫俗未嘗搃搃焉有追赴之迹而其意初不相戾自其壯時南浮衡湘北朅碣石踐歷嵩華迴旋宋衛之郊舟車剌促崎嶇登頓壹以詩爲職業以抒寫其牢愁抑塞之況故道力愈充性識日廣而不自知其遭之阨也既而聞詩對易誕育夔龍朱虎之賢爲國風雨　寵命洊至　存問數臨海內隱然以國老相期望先生方侶漁童狎鷗鷺放浪山水紹康衢擊壤之謠説者以爲遺榮忘勢矣而不知其拳拳忠愛每飯不忘感激思奮之忱時時流溢於行墨此豈可沾沾僅以紬繹性情雕刻物理者相比絜

哉予之習於先生也深而辱先生之下交也厚猥以不文之辭發先生夙夜之微則知是編非特爲梁氏之所世寶凡屬藏高履厚者希光而誦法之其庶幾知所樹立也夫

鄭筠谷詩鈔序

自昔專於經者皆拙意累辭不工爲藻繪之語在儒林傳者西漢迄於南北無慮三百餘人覈之七畧之歌詩七錄之别集概乎未有述也崇聲律者唐爲最孔陸馬賈啖趙諸儒迭生其詩亦未嘗一參風雅之席宋室理學鬱興伊川擊壤橫浦偈頌欲以陶詠性天發揮理道譬猶蕢桴葦籥以爲樂羹藜飯糗以爲食操奇觚者或迂而笑之朱子超然一洗道學之障清詞麗句矯詭翻淺暨後鶴山西山揚芳樹軌左右采獲始爲經術中開設徑遂元趙子常明王伯安等承其流乃益闊以肆矣

今之稱詩者漁洋長水其巨擘也木瓜之解釋圭之文九鼎一臠於經籍中輒欲染指是詩人之說經非窮經者之經也堯峯襲疏家郛廓塗飾文集欲以欺世之不窮經不讀古者論未絕喙而固陵毛氏已掎其後矣姚江黃太冲甬東萬季野安溪李文貞公經學昌矣餘事爲詩不免傖楚豈果材力之不可兼哉余後進詎能及見前輩通經者尚可更僕曰吳江惠氏仲孺桐城方氏望溪當湖陸氏陸堂錢塘鄭氏筠谷望溪爲詩見哂於劉西谷仲孺亦不肯墨守研溪之家法陸堂乞歸著述以詩教倡導後進鑽貌草木理豐而詞富若其淸鬱勁

挺驂𩦶韓杜則鈞谷先生較之爲優杭於東南爲詩國非今有言剡源戴先生之言也淸能靈解人自爲家家自爲集者不下數十輩以語實學未有先吾鈞谷者也鈞谷儲精覃思近三十年闢先聖之窔奧抉前儒之藩籬深造而疾赴之宜若不暇以爲詩者及其瀝思鑱辭出剩技以主敦槃之會則又矜奇闘險能事獨絕夫爲詩者旣以經爲委曲繁重之術而不敢以嘗試專經者又以詩爲佻小纖薄之技而不屑以用心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記云溫柔敦厚詩之敎也又曰不能詩於禮繆古者風謠備而成經其源本合其末流益分兩者遂若

柄鑿異施之不可相入是不知有四始六義之旨也以鎬谷之經術湛深固不藉能詩以自重卽以詩從容諷諭優柔平中巳極比興之能事則異日庸知不附經以傳方余歲庚戌之試於禮部鎬谷悉舉其平日所爲詩而督之以序有諾責者八年矣今年鎬谷視學江北遠走書幣來理前諾余經業未成不根之論可以爲斯集標榜乎爲述前古經儒之通於詩者以復於鎬谷使天下讀鎬谷之詩者毋徒以其詩亦令世之專於經者知言詩非經外事也

全謝山鮚埼亭集序

謝山全氏有其鄉前輩浚儀慈谿兩先生之學而才足以振其滯口能道其胸之所記手能疏其口之所宜牢籠穿穴揉雜萬有其勿可及也已雖然僕竊聞之德産之致也精微禮之內心也德發揚詡萬物其外心也德勝文厚積而薄發文不勝德侈言無驗華言而不實多言而躁之數者之過謝山微之謝山其知惕矣乎高一世之才而不聞道經邪史郿壹切馹販折楊皇荂升歌於淸廟諸于繡裍被袪於巖廊於五行爲妖於文辭爲罪餒才貧學怖河漢而驚鬼神淵粹之儒啞其笑矣夫

詩以抒情情蕩則辭溺文以伸理理屈則辭支苟有胸
而無心曷克己以復禮張衡自嗛於皮傅莊生取譬於
輒囊往蹇來連韻均荅耳謝山志銳而氣充龔浸章句
小生獨以僕爲鹽石僕雖重惶其得已於言乎浚之乎
詩書之源不敢夸毗以炫世遊之乎仁義之廣不敢堅
僻以畔聖煩言碎辭皆有根核美章秀句無假藻斧區
區之誠若是而已至於平昔研辨之文已見集中茲則
不復以贅也

李觀察蓮塘詩序

登高能賦毛萇列於九能之一班固又謂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夫必能賦而後可爲大夫則世之可爲大夫也僅矣宋玉之稱大夫固也靳尚亦稱上官大夫何也固又云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言其實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不能賦者以其命於天子亦可謂之大夫公羊之義例也觀察壽光李先生爲大夫於吾浙以溫栗敦厚施惠政於毗梧吾嘗獲與之交而以詩相質夫以其爲大夫也而交之是劉孝標所謂勢交也卽以詩交之則猶鄰於以

術于人詩爲結納之物人已兩喪矣然嘗徵諸列國之大夫七子從君以寵武賦褰裳賦野有蔓草斷章取義有投縞獻紵之風有攬環贈珮之好則以詩諭其志猶爲近古先生之詩不以塗澤而滋巧僞忠信以學禮脩辭以立誠可以事君可以信友洵矣其能賦也可以爲大夫不媿矣雁蕩海內奇觀也近在所轄之內知之而不登是謂俗吏登之而不能詩是謂俗人先生不蘄免乎二者之譏一再登焉一再詩焉盡洩其胸中之奇但自殫其登高能賦之實而已余嘗以詩自負高如雁蕩曾不得一陪遊屐宜爲山靈所竊笑而先生不之鄙絕

轉請序其遊歷之詩益惶悚而不敢逆命塞默低頭甘以此事相讓爲志其區區之私如此若吾二人之交或以詩或不以詩隱微心術之閒彼此相喻故非凡爲大夫者所能盡知也

張參議春暉堂詩鈔序

張參議卜臣以三韓世胄襲領鑾儀尉奉

詔賦詩受知

先帝銜

命使高麗者三濟鴨江而東凡川塗城邑之經歷莫不遐矚遠眺瑣綴詳記一寓之於詩定法使臣筵宴凡二十一次費靡鉅萬悉拒不受又移文免其騶騎之隨行者事聞稱

先帝明意遷官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兼補參領嘉能柔遠也夫朝鮮陳疇之裔俗知禮讓聲明文物爲東洋

諸國之冠自非鴻儒鉅生鮮克稱輶軒之任者然歷稽在昔孫穆類事徐兢繪圖諏詢之職爲無忝乎爾至若宣播
聖化勤恤遠邇無藝之驛騷持國家之大體使遐方疏俗莫不稽顙樹領而誦洪德則是行豈不於古有加焉已而扈從熱河在屬車豹尾間摛華掞藻月無虛夕石匣鎮之葉亂風蕭古北口之草香沙暖楊祠畫壁雪涕忠魂彌勒慈雲參禪慧水捲霓旌於水淀凝霞彩於湯泉玉振金聲搜幽遐而紀壯麗彙壹以導揚
主德垂庥久遠爲能事今年余以事至閩先生方以參

藩來提調省闈事謂余知詩處已下詢不自雕厲上溯魏晉宗三唐而祧兩宋歸於清遒深亮而止而猶以操觚率爾爲兢兢今讀其詩心澄語密優柔而平中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有是哉其有是哉詩之刻在癸卯吾鄉人沈用濟方舟實爲之序君復以詔予申誦古道比儗鴻製輒敢撮其大概以佽助方舟之所未及敘者焉

翁霽堂文集序

江陰節義之鄉有淵懿純篤脩潔博習之君子曰霽堂翁先生讀書經世務以詞學經術屢列大吏之薦牘天子知其名氏將召而收用之而絀於時命給　大廷之筆札條石渠之異同皆以病不能與退而結茆於青山之陽將遂沒齒焉而霽堂已年幾大耋矣霽堂負美才工辭翰往來江淮之間霰集雪零舟車刺促將爲畜妻子營衣食之謀并其窈眇密栗之思逴躒英絕之識暐曄絢爛之文采悉舉以供有力者之用其所爲抒性情導勤苦夷猶而自得者十曾不得二三存焉獨其說

經之文則以自伸其獨見而又爲當世之所不好故僅
而得全嗚呼其可悲也已今河道總督東軒高公方正
以律巳予告禮部侍郎歸愚沈公和厚以接物有古大
臣之風皆於霽堂爲深交將盡刊其所爲詩歌雜著以
托之久遠所以尉薦霽堂者至矣霽堂過武林揖予而
請曰微子言則無以申吾之微隱而荅二公之殷勤有
是哉吾以詩若文以衡量霽堂而霽堂之生平見不若
以霽堂之病衡量霽堂之詩文而霽堂之生平愈見霽
堂少嘗失血以是終其身而不得寧息方病發時隱几
臥伏面無人色千詩百賦詠求踵接霽堂揮霍應之精

氣奕奕橫貫紙墨會不異居常無病時且若較他人之不病者而尤工且密焉漢司馬長卿善病所造如大人子虛諸賦沉博絕麗每奏一篇帝輒稱善王仲宣體弱而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史以爲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過霽堂之才何渠不若長卿仲宣令其力疾以應

明詔必有一當而猶嗛嗛慮無以稱側席之求而副舉主之薦其矯然不欺其素於茲可覩矣若夫治經之難與詩若文恒相妨六代之文人三唐之才子疎於經術者十嘗八九自兩漢以迄李唐受命之初所謂南北諸儒又皆樸遬而短於藻耀洵乎能兼之者之難也

霽堂之於經穿穴牢固搜釋幽滯析羣言之精發諸儒之覆雖號爲大師者猶不能窺其窔奥而指其玷尤其何所暇而得若此意必其隱几臥伏時冥心孤往深探而樂玩之而後乃能臻此純粹以精之一境矣吾所謂以霽堂之病衡霽堂之詩若文而生平乃愈見者此也東軒歸愚二公深於經者也東軒以經術治河悉其源委曲折而安瀾自奏如程泰之之論禹貢歸愚以經術論世熟於比事類情而美刺自陳如劉原父之權衡春秋是二者余兩無所處也於霽堂之歸輒以荒唐曼衍之辭當枚叔之七發庶以起霽堂之疾其可乎

趙谷林愛日堂吟藁序

余少時銳意科舉之學先師文禁不得爲詩後得交於趙氏谷林昆季谷林有園亭甲於通邑其時沈个庭符藥林兩詩人皆主其家嘗所往來吳明經繡谷厲孝廉樊榭及余三人則蔣徑之羊求也霜宵雪晝時過二林吟屋效劉白之倡酬鬭孟韓之聯句余乃稍稍自見谷林結體清醇口無凡語余望之若寥天之鶴戲海之鷗而不敢狎也旣而藥林意林就京兆試余亦疲於續食个庭繡谷皆歸道山風流雲散青鐙竹屋之歎寒吟曳袖之態已如前塵昔夢不可捉搦谷林應詞科北上浮

沉人海淹忽三年以批風抹月之胸懷出障籠持籌之下計風塵委頓意不自聊藉雕鐫五七字以遣日余與勾甬全吉士謝山在詞館吳通守東壁以與脩三禮留京師每會合必有詩余三人又其杜集中之蘇端嚴武也未幾伯兄司空以年至縣車谷林折閱而歸歸而脩韋家花樹之會從兄弟松谷崑圃咸集谷林則謝庭之羣季俊秀也余落莫孑居方藉谷林以附庸風雅天不慭遺又弱一个謂之何哉嗣子誠夫編其遺詩一十六卷請余序之顧望蒼茫曩時推襟送抱諸宿老無一在者卽欲辭讓而不可得淒然攬筆不禁涕泗之橫集也

閔蓮峯雙淸閣詩序

閔華蓮峯氏以詩名江淮者二十年遞變遞上深造不已然蓮峯未嘗敢自名强名之則曰吾非能詩吾固有所受之葢其禀毋夫人姚之敎爲多云嗚呼獨詩也與哉可以敎孝矣毋夫人賢而蚤寡淬厲蓮峯以學縱之與碩人魁士者遊凡詩人之蒞揚者高門縣薄日無不趣退而不能不就蓮峯氏投壺習射分題刻燭以爲笑樂毋夫人庀治酒食以寵之蓮峯詩遒宕刻厲淸作冰雪吟壇客座有所見聞入以證諸慈訓默而葢參風雅之正變琱鑱元化吐納羣言敵者隱隱若堅城不可撼

卽以予之不能詩而貌爲能知詩者瑟縮窘迫㥏㦨而不敢出手則蓮峯之詩之工可知矣間嘗論之詩三百篇皆主人倫其間孝子所述若南陔白華則又有篇題而無章句必待後人補之而始備若北山陟岵諸賢又以行役而不得致養其親爲憾蓮峯雖貧能以潔白爲北堂之奉而因以益昌其詩較之小雅之詩人不可謂非不幸矣雍正乙卯予復有燕山之役賚餉之供闕焉道出邗溝讀蓮峯詩而滋愧故論其詩而并論其母夫人之所以教與蓮峯之所以將母者

江謍堂遺藁序

詩萌牙於閨門而起教乎微渺人倫之際王化之原於是焉備後世鮮通斯義爭以雕刻物理爲貴扇側豔之辭狃猥巧之習繁枝葉而蔑本根先王之遺教泯矣亡友江君謍堂組修績學所居輒化位不稱德用儒官終鄉之人將以配祉門人沐其遺教尸祝至今遺詩滿篋述祖德誥昆弟仁聲義邑讀未卒業孝弟之心油然自生夫循乎哀樂之感協乎履蹈之徵浸淫以變其風俗而訖乎禮樂之明備詩之業甚微而所關至鉅惟愷惻元善盈柔篤厚之君子足以持之若謍堂者非其人耶

嗣君咸寧欲傳其先人踵予門請志其墓復踵予門請定其遺詩嗚呼瞥堂非詩人也即以詩論巵言曼辭方盈滿宙合瞥堂不且嗷嗷特異哉

許子遜詩序

子遜磊磊有奇氣方納孫狠子跳梁西陲志慨然以斬樓蘭頭請長纓繫郅支頸築城受降立銅柱表界樹石八幽紀

聖天子明德然後反顧抑鬱不得試偃仰叱咤一發之於詩歌樂府以壯其懷音清而節古讀之乃飄飄乎如奏大人也吾以爲唐之白也殆庶乎雖然爲白者鮮幾白者亦不易而其間有天有人餒於才者譬猶高樓大艑賓艨賧貝積坲充牣乎其中亂風而呼而檣帆桅柁力不能運其勢且懸而無所於薄也儉於學者譬猶駿

飛龍駕元虬與之騰躍乎莽䕎之野山童水涸積斷草枯馳騁終日猶滞泱而無所睹也古今來能致離騷之幽者莫白若而顏波之決則自方於揚馬幾白者匪有長卿之夸飾子雲之博麗無以爲也故曰有天焉有人焉且幾太白者賾矣濟南瑯琊摹聲肖吻慬慬膚受一鄺露耳乃能於海南寂寞之區餐風雲吸沆瀣秉白之馭而參焉嗚呼葢其難矣子遜之幾白神似非形似也此匪特吾阿私之而妄歎之而標以爲有鶴天遼貧之韻惟義興儲丈六雅亦云爾抑匪特六雅言子遜之詩曰江山無太白遼落一千年睇眄當世舍我其誰葢隱

乎以替人自任也

道古堂文集卷十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序七

高願圃小稱意齋詩序

余舞勺之年始從吾師似裴沈先生受經先生端居靜學不騖泛涉句讀之輕重音釋之諦審偏傍之淸劃剖微茫而析疑似以爲小學之能事也長而合之義疏無一齟齬而後知吾師經術之醇也迨及成童倍文如瓶瀉水默字如棋覆局五日之中四日讀經一日授以今時文歲月不荒老而循理舊業槎枒胸臆而不可磨滅

而後知吾師教術之深也顧吾師不工爲詩且禁學子使不得妄作遊于其門者青襟儒步雖偉然稱丈夫曾不能雕鐫五七字以抒情言志側足風雅之一席其卒先徙業叛師敎而開設壇坫者余爲戎首而張給事柳漁繼之高舍人願圃又繼之張蒼覲從荀卿授左氏其後變而爲法律李斯又變爲慘覈少恩源遠而末益分勢使然歟吾師經帷講貫故以許大事業相期望不謂其成就止于此則初心所不及料也然有未可概論者願圃爲介石先生文孫介翁從南雷黃聘君講學吾師則其高第弟子也願圃曁鄮人惴菴兩世皆著錄師門

淵源講授若九峯蔡氏之於考亭者顧爾經學之遂實有自來箘簵典訓與世之言詩者固殊吾師家法尚未墜於地乎孟子說詩括以以意逆志一語其徒孟仲子公都子遂能言於穆不已之天命雖謂以詩傳經可也余三人皆以詩起家栁漁與顧圃出入省闥駸駸有不能自止之勢詩工且富固也余泛濫百家茫無歸宿晚而得悟深明其離合之故深於經者恬吟緩諷之意常疎而程功趨事之念孔迫始乎記誦中以穿穴終乃沉潛反覆孜孜矻矻窮老盡氣故不暇以爲詩其能成一代之大儒傳千古之絕學有由然矣苟爲詩則必鋪排

終始後張氣敛精研抗墜妃儷青白積日逾時而後有一言之慊於心又積日逾時而後有一言之幾乎道其爲難也與窮經等及其成功李杜之名不能加於賈孔之上吾師深見特識急於炫世者之所不及窺而巧於逢世者之所目且笑者也柳漁死矣獨知莫曉誰與契其微乎聞余言而不適適然驚者舉世之大顚圍一人而已編詩請序遂書此以遺之

張柳漁詩鈔序

余少為科舉之業與柳漁張兄同研席書先師禁不得妄有所窺余獨與柳漁耽好聲律竊為小詩溜麗綿邈互相聯唱意甚得也逮柳漁發跡清時揚葩掞藻鼓吹休明為館閣一時弁冕余亦接武玉堂前喁後于與為應和當時擬余兩人者謂生同庚學同師居同官連鑣方軌馳驟天衢比於古人有競爽之歎已而柳漁持節滇雲巡方赤嵌身行萬里目營四海覽山川之鬱盤泱胸中之奇氣磊砢排奡詩境益雄而余局趨轅下浮湛里門較之往詣不能有尺寸之進譬諸陽泉散蓋與濁

漳同出發鳩而漳水包絡原野綿亘千里亂流東注於海二水涓涓不數里而遂絕同源異流是可援以相況矣柳漁以艱歸服終將還　朝緝其今昔之作都爲大集文繁理富淩暴一切以書來屬曰論交於鄉邦則子爲最舊談藝於往昔則子爲最親可無一言以相益乎夫柳漁之立身也介而不阿其事君也不回撓以固寵其爲詩也出入風雅磨礱浸潤以盡其才今茲以往其務爲民勞泂酌之什以襄釆薇天保之治從容諷諭昌黎所謂作唐一經者實在吾子則詩非一人之事亦非一代之詩也此固柳漁之本志也遂書以爲序而歸之

胡鏡舫春曹存藁序

今之禮部詩人之淵澤藪也時則溧陽公爲之長少宗伯桐城公佐之以至潛郎署者人人皆有命世之才鏗訇炳燿詩聲殷乎日下吾友山陰胡先生鏡舫其尤冠倫而魁能者也鏡舫內行脩謹端然輔然造次必依於禮其爲詩也藹然於人倫之際詭譎之旨奇偉偃刼之辭倜倜乎不一以道也官主客者三年裒其前後所作題曰春曹存藁間以示余余得取而論之毛詩傳云升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古自公卿以下至於列士皆有獻詩之責故羣雅之材一百五盛則名公矢音吉甫作誦

次若凡伯芮良夫之徒以曁式燕之嘉賓行役之從事皆能有以自見而布衣憔悴之音獨不得登於雅是詩爲大夫之正業矣至於禮官尤詩之所從出也周官大司樂隸於宗伯九夏之奏皆以雅頌爲節

今天子百廢具修方將作樂崇德以繼咸英韶頀之後致鬼神安賓客導歡欣協上下升歌下管宜有淳灝淵懋之辭鏗鏘幽渺之響揚詡而蕩滌之宗伯率其屬以佐

天子其道將奚先記云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詩繫於樂而與禮相輔使言禮而不以樂言樂而不以

詩其能免於繆與素之譏哉故他官或可以不爲詩而
禮官則非詩不稱其職他官或恐以詩而曠曹務而爲
禮官者則慮其詩之不工毋以廢職爲念也抑念人雖
賢智萬不敢變禮易樂以蹈妄作之愆至於詩則雖小
材私智皆得逞其聰明以輕世而肆志志微噍殺之音
作而溫柔敦厚之教失非一世矣夫詩豈語言末故哉
蜩螗沸羹之氣根心發事五行係其感召至比數於歌
謠草木之妖爲言之不從之咎大師陳之以觀風遒人
采之以夜誦古瞽有官領之後則里俗之謠諺朋興而
廟堂雅頌顧喑伏而不震此詩之所以亂也鏡舫之詩

安以樂安以雅充然有三百篇之遺其益進不懈導揚主德作爲淸廟生民文之聲詩雍容揄揚歌詠膏澤播之爲治世之正軌勸之成一代之雅樂使夫淫凶過慢之聲惕然有所正而不敢妄作其爲稱職不既多乎鏡舫同官皆能詩告之以吾之所語宜有以恢廓而自信也

馬思山南垞詩藁序

詩無定格以清貴爲宗有山水之助不有雲霞之情非清也有經籍之腴不有高遠之見非貴也予嘗持是以論今詩泠汰以立幹或廹笮而不揚瀾泿以使才或喧雜而無制清固難貴尤不易也今試諸價於五都之市由倍蓰以至什百千萬至亡等也然而享敝帚者以千金愛已之小璣者至輕江漢之珠覬覦焉局方隅之見者衆矣至於論詩類然居蓬衣白之士借其憔悴專一以驕人彯纓曳組之徒又恢廓其酬恩感遇之作以自壯此皆所謂皮傅也詩也者萌芽於靈府消息於清濁

之源生有胎性性有結習意所感觸震盪迅厲而出之非善辨者不能喻其微豈況以口舌爭哉吾友馬君思山自秦中來京師意落落與世殊而爲詩有夙授空妙以取雋淵粹以敦仁叩之無凡骨接之無佞辭反覆索之無柔曼靡麗之響余前所標目爲清且貴之旨思山未嘗不合也思山讀書多擇言能精取友廣而不嫗[illegible]名蓺以其詩程其品洵其不媿歟暇日編其詩不他人請而獨堅求予序豈不以余之言能益思山乎夫不訾之器莫能名之寶世所震爲貴者惟吾徒立言之高遠足以抗之思山毋亦務爲其可立者而已矣

沈沃田詩序

詩緣情而易工學徵實而難假今天下稱詩者什之九俯首而孜孜於學者什曾不得一焉習俗移人轉相倣傚即推之千百萬人而猶不得一焉豈非蹈虛者易爲力徵實者難爲功乎間嘗遠引三百取其畧可曉者而論之楊柳而雪便成瑰辭一日三秋動參妙諦風人之致小雅之材茂矣美矣若夫歙幽以紀風土涉渭而逖艱難緝熙宥密參性命之精微格廟饗親通鬼神之嗜欲斯時情窒而理不得伸意窮而辭不得騁非夫官禮制作之手大雅宏遠之才純懿顯鑠蜚英騰茂固未易

勝任而愉快也故曰三百篇之中有詩人之詩有學人之詩何謂學人其在於商則正考父其在於周則周公召康公尹吉甫其在於魯則史克公子奚斯之二聖四賢者豈嘗以詩自見哉學裕於己運逢其會雍容揄揚而雅頌以作經緯萬端和會邦國如此其嚴且重也後人漸昧斯義勇於為詩而憚於為學思義單狹辭語陳因不得不出於稗販剽竊之一途前者方積後隨朽落蓋即其甫脫口而即寓不可終日之勢散為飄風鬼火者眾矣余特以學之一字立詩之幹而正天下言詩者之趣而世莫宗也或有詰余者曰鴻儒碩學代不乏人

漢之服鄭唐之賈孔未聞有名章秀句流播儒林度其初亦必執管而爲之蹇拙不悅於口耳遂輟而不爲則學適足爲詩之累詩人之不盡由於學審矣余應之曰固也自昌黎有於書無所不讀專以爲詩之識而盧殷在唐傳者十一詩則子之說伸矣少陵下筆有神而乃云讀書破萬卷則子之所云非篤論也自滄浪有詩有別才不關學問之說江西之派盛於南渡而宋殇永嘉四靈之派行於宋末而宋社遂屋然則詩非一人一家之事識微之士善持其敝擔斯責者固非空疎不悅學之徒所能任矣華亭沈沃田先生其今之詩人之砭石

乎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窺吾與之共學窮年累月而不能究其底蘊吾與之共爲詩胸喘膚汗而不能儀其步趨伏而思瘖而歎曰今之人奉之以詩人則羣然喜目之以學人則疑信相半而不敢居沃田之不欲自居於詩人審矣舉世方齗齗被之以詩人之名沃田不能却也余之交沃田也置其詩於不論從舉世波靡之中震而别之爲學人得一知已可以不恨沃田數十年力學之苦心與數十年學詩之微旨得余一言而定沃田有詩數千篇敦余序者數矣余時過而後學其失一學詩而又不成其失二具此二失而欲論沃田之詩

宜其逡循而不果也然甘苦疾徐之故喻之最深使余序他人之詩容有不合以之序沃田之詩則無不合也使他人而序沃田之詩容有不當而以余序沃田之詩則無不當也而沃田且曰目吾以學則吾豈敢若詩則吾固有所受矣

俞亥心詩序

俞先生亥心道貌恬愉質朴少緣餙從吾師今大司成建昌李公來遊京師九衢交通黃埃眯目世方翕翕以熱先生獨閉廬息影躭吟自樂爲詩高簡刻削無浮習而有至性嘗輯其生平所可存者署曰卯苕船款乃過予請序夫款乃者榜聲下上之名施之於蘋鄉葦路烟水瀰渺之區則習焉不以爲樂及其渡河而北邪許喧豗舟子斥苦又未嘗不歎淸響之難追而勝境之可戀也先生家錫山惠水間名泉甲天下佳釀供取攜以烟雲竹樹陶冶其性靈以樵斤漁具消耗其閒日以狂歌

雅詠疏瀹其結轖沉乎若不繫之舟悠然有忘老之適一旦舍其所故習彎跧入海追憶昔遊托舟楫以抒其志其不肯伍於希榮干澤之士可睹矣居嘗竊論今之稱詩者滿天下而能自持其品者百無一焉品既詘矣言烏得伸乎品既僞矣言烏得實乎先生之詩即所以傳先生之品或者第以其詩是猶菱謳漁唱相激賞而高山流水之間終漠然無所遇也

潘懷邦枝棲集序

今制縣尉爲卑官其在唐時無皆爲詩人之所棲止常建薛能趙嘏其尤著者也考當時選舉之制進士起家由此一途以出者什之三四然殷璠之論建也會致慨於有高才而無貴位而韓退之亦云猶勝赤尉朝趨尹則當時風尚薄以爲濁碎而居其位者攣卷猥囊蹙迫而不得伸其志又可知也同里潘懷邦先生少更危苦跳身北走踰龍庭絕大幕彎弧躍馬與邊垠戍卒相厠雜裂膚皸指不敢告哀既又飛芻劍外躡西爐而渡瀘水前史所謂懸索左擔之山頭痛身熱之坂靡不周覽

其要害踰越其險阻輪囷離奇磊落抑塞之氣無所宣洩一發之於歌詩擺磨震盪搖眩耳目其間懷明發念孔懷篇尤三致意焉徒以沉埋下位賞其才者或靳其遇荏苒歲時量移荆鄂洞庭始波雪堂月落江山錯磨不無消耗其壯志然較之曩時所歷亦已泰矣晚從七十二沽揚舲南下沙禽水柳體物入妙準杜陵之小樣做伊川之打油世味既熟道力逾深息影蓬廬把翫光景而先生亦既老矣賢嗣守情恩有以傳先生於不朽也手緝遺藁摶類乞序於余以暨長洲沈宗伯歸愚夫思沉而律細稱量輕重均調玉石余誠不如歸愚若夫

提挈賢豪綜覈名實余於歸愚不能多讓宇情左右采獲不他人請而獨問之棲遲衰鈍之二老其亦知所決擇矣乎余聞先生尉長寧時剷惡灘之險惠利民生者甚大宇情夙稟庭訓施於有政循聲四布詩亦婉麗有家法先生落托一官馳驅萬里屈於身者將於宇情乎取償焉宇情其益勵厥脩哉

馬半查南齋集序

文字之難莫難於潔其非標舉新穎增削字句之謂夫性情遠而氣骨遒也柳子厚之論文也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夫文之不潔者莫太史若矣左史記言言爲尚書太史采虞夏之文全載於策而周書槪從刊落甚至以文侯之命爲晉文公潔者固如是乎右史記事事爲春秋太史掇拾左氏而其不合於左至五十二事之多魯衞晉楚之世家參之年表牴牾舛繆何慮數十百件文之潔莫潔於子厚矣而低首下心岸然品目之以潔而後世莫敢議其非所謂性情遠而氣骨遒者惟太

史足以當之而不愧也矣此言文也而詩尤難魏武之沈雄越石之清剛潔也潘陸以藻麗參之而亦潔靖節之沖澹康樂之自然潔也顏鮑以縟采參之而亦潔辟之埃壒坌集哇咬間作遺世獨立之仙振衣長嘯與天風海濤相應和而羣響皆寂此豈與夫木客之清吟幽獨君之夜語風蟬露緯之鳴趯而以不食烟火爲潔者比乎吾友馬君半查志潔行芳秕糠一切太史所謂皭然泥而不滓者也詩不立異亦不苟同醞釀羣籍抒寫性眞吸三危之露不足以喻其鮮榮攓九華之雲不足以方其縹緲煦西顥沆瀣之氣不足比其清神而渫魄

舉一世之工於詩者吾未暇以悉數也以吾黨論之姦窮怪變震眩耳目才力之雄過於吾半查者有矣至若幽窗閒坐孤鶴掠空夜氣旣清天心來復半查瀏然寫孤韻而抽清思釋躁平矜凡襟盡滌學之無從追之不及微茫之介形似之辨非夫超絕塵壒之外孰與析其旨乎半查抱桓山折翼之痛過時而悲頹然就老余亟勸其自定一集以遺後嗣故特標潔之一字如子厚之所以品題太史者而以目吾半查且願與天下之深於詩者共論之至或議吾爲阿私之好豈暇屑屑辨哉

邵屺雲然葉齋詩序

康節邵子之學淺學所不能窺彊學所不能企觀物外篇幾於一字不解吾非不學者也葢其難也至其詩脫口而出無深文無棘句若人人可以學而至又若人人可以不學而能者難與易之間吾試一論焉凡學有難有易而究皇極之微則甚難詩有難有易而為擊壤之詩則甚易姑以詩論其出之也甚易而其初必備歷諸艱盡心養性一難也察物觀變一難也選聲作色一難也乾坤清氣散入心脾閱歷之深夫而後妙手乃能偶得以為易而不知其有甚難者立乎其先也屺雲學博

康節之裔孫也祖述經世之學手鈔新會黃氏之解而能指朱隱老之非探幽極微其學可謂不畏難矣自其少時即以詩鳴浙東吾縣而擬之以為或有擊壤之餘風焉與之論詩而其言曰唐司空圖之品詩也有曰空山無人水流花放其境可會其詣不可說也請以詩證之風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雅之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其是乎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陶之悠然見南山謝之池塘生春草不假安排不待思索皆水流花放之境也其易也如是夫三百篇垂之為經章之為教經大聖人之刪定果若是之

易明堂清廟何以登聘問燕饗何以贈天神人鬼何以格非夫淵懿卓鑠炳焉與典誥同風固無以與乎三百之數也且詩之道結體貴莊莊則不佻造意貴慤慤則不支削句貴重重則不剽斂之欲其純縱之欲其肆優而游之恐其趨數也固而存之恐其閡以奄迆爾而隤也如挽强不審固矢去疾而不能射疏及遠也如捧盈不車輪曳踵時則不至而控於地矣韓愈氏之言曰六字常語一字難愈蓋能爲其難者也吾亦爲其難者而已矣若其易吾祖能之而我不能也讀其詩旬鍛季鍊不恃利於齒牙不緣襲於口耳與其所論若陶冶之歸

埏埴登岱諸篇雷霆精銳走集筆端貞之金石大書深
刻而不媿信矣乎其難其慎而後得此矜鍊之一境也
自今伊始余得以正告於人學者毋務求其易姑循屺
雲之所難者而從事焉其於詩也思過半矣

席寶箴遺詩序

唐制中書與翰林爲兼官故知制誥者必學士兼舍人之職宋始判爲兩途元設翰林承旨事權與宋參知政事相埒猶循唐之遺意有明中葉翰林官謝遷以五品岳正以編修均得入閣雖無堂屬其統於宰相之尊則一也　國朝立賢無方二途皆以詩與楷法進得氣以去皆可以至卿相然其間總以進士一科爲限斷中書得第取大魁如拾地芥否則詩雖杜韓楷雖虞褚循資平進優則晉侍讀轉主事與他途較俸等或謁選人例得外郡司馬廻首觚棱眞如天上頭銜手板奔走上官

終其身汩沒於下僚者衆矣吳縣席君寶箴余同年友
也詩藴元和大歷之風骨秀采葩流神鋒玉映出而與
翰苑之名能詩者相角莫不望風而靡未有與之抗手
者也一時同官錢唐有金志章張湄華亭有葉鳳毛炙
硯聯吟金春玉應鳳池梧閣之間蔚然爲風雅之大宗
開設壇坫寶箴之功尤偉恭惟
聖主文德武功立隆千古導揚休美歌詠駿烈必有振
古之才如漢王褒揚雄其人者在
帝左右從容諷諭被筦弦考金石作一王之雅垂之永
永無極使寶箴獲此遭遇摛毫殿陛之側掞藻雲霄之

上必有以勝任而愉快不謂其一官落托垂垂以老乞假旋歸不復再出厥承明之廬爲五湖之長意其中必有大不釋然者今讀其詩和平安雅意益厚氣益靜味益純深知其所志者大身在禁中欲與希逸元暉二謝爭一言片字之得失初不以木天咫尺可到而不能到爲意也寶箴歿既十年兒子彥龍遊宦吾浙將刊其遺詩而以余爲能知寶箴者輒來督序四十年來海內知交零替殆盡余獨蹉跎不死慨慊而原頁友之心跡或亦九原之所心許生死交期千秋不易余亦可藉手以塞彥龍之請矣乎

王清暉詩序

清暉為弇山先生小弱弟聳肩而吟曳袖而往倚其兄若蟨駏鄉人以方開封兩蘇臨川二危清暉顧獨好遠遊遠遊者將以壯其詩也少嘗擊檝於九江彭蠡之墟盡掇其山水之秀以歸已復從弇山入閩陟峻嶺度危谿瑚琢美句以壯其登臨而猶鉼而不已日有程督將蘄至於古之圖靈光銘劍閣者而杭子猶然笑之葢夫遊之為道一境則坰野林麓屨易其形一日則舟車室廬屢遷其處足跲於步目疲於照而欲夷猶容裔以達其趣葢其難矣其或境過事遷超然有得所謂妙言奇

句顧得之於偶而非其常所可恃者也假可恃以常矣而其所謂有得焉者又豈果皆妙言奇句而盡慊於心者耶故嘗竊言詩可以壯遊而遊不可以爲詩重清暉日有是哉吾以詩故將禁不得遊乎吾以遊故將禁不得詩乎今夫邑之部婁不足誇也將必擇嵬嵬而登焉里之潢汙不足數也將必擇漭沆而瞰焉家之猥巷蔀屋不足琱篆也將必擇名都之崢嶸闊麗以寥朗其心目焉以吾之擯落於耕父漁豎也亦既歷有年所而詩若瞖曨而無覩迨壯於遊而後其道乃始益工故吾之詩與凡爲詩者有間而吾之遊亦與凡爲遊者有間杭

子聞而韙之遂書以序其詩抑更有進焉清䡾貌儒而氣銳無騖於遠無速期於勝人閉門却軌尋往籍之經術而紆廻之而馳驟之則有見若靠嵬者矣見若漭沆者矣見若峥嶸閎麗者矣深探而力索益可以開廣其心意而增長其志氣以是爲遊不旣多乎夫詩其淺淺者也